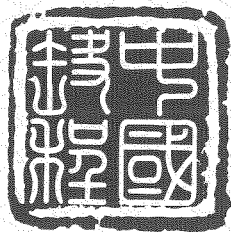

中国过程研究

China Process Research

第五辑

杨 丽 温恒福 王治河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过程研究·第五辑/杨丽,温恒福,王治河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0

ISBN 978-7-5203-4797-6

I. ①中… II. ①杨…②温…③王… III. ①过程哲学—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595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过程哲学

- 方东美看怀特海 俞懿娴(1)
- 作为生态文明之哲学基础的过程哲学 杨富斌(15)
- “情感调子”在怀特海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张秀华(26)
- 华严宗哲学与怀特海哲学的比较研究 王俊锋(36)
- 怀特海的“过程”概念 [美] 杰伊·麦克丹尼尔(45)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 论建设性后现代的“有机自我”
- 当代西方“自我”概念发展的新取向 ... 王治河 樊美筠(50)
- 试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 吴伟赋(66)
-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域中的法治思维 陈伟功(75)
- 詹克斯建设性后现代建筑理论中的生态美学意蕴 李 玲(85)
-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定位和未来
- 访大卫·格里芬博士 强乃社 樊美筠(95)

过程教育哲学

- 融合式教育现代化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
- 新趋势 喻聪舟 温恒福(100)
- 从过程视角看公平教育的意义 黄 毅(109)
- 机体哲学视域下的生物学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周丽威 杨 丽(114)
- 怀特海艺术思想及其对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

方东美看怀特海

俞懿娴/文

陈荣捷在《中国哲学数据选辑》一书中如此描绘 20 世纪初中国学界受到的西方思潮的冲击：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叔本华、康德、尼采、卢梭、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涌入中国。1917 年以后，思想运动迅速展开。紧接着十年之内，笛卡儿、斯宾诺莎、休谟、詹姆士、柏格森、马克思和其他哲学家的重要著作纷纷被译为中文，杜威、罗素等人相继来华讲学，许多期刊的专号以尼采和柏格森为主题。几乎每个西方思想家，如詹姆士、柏格森、怀特海、霍金、席勒、格林、卡尔纳普和刘易斯等等，均有其追随者。一时间，中国思想已完全西化。

这一生动描述正是民国初年方东美（1898—1977）所处的时代。自 17 世纪科学兴起，西方历经 18 世纪启蒙运动反传统、反权威、反宗教的思潮涌动，到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科技进展神速，社会变革不断，哲学呈现出唯心论、唯物论、实证论、社会主义、生机论、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等思潮百家争鸣、蜂出并作的局面。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工业现代化席卷全世界，对中国社会与文化造成巨大冲击。面对这亘古未有的变局，方东美在精神上传承了王国维“兼通中西”的治学原则，在就读金陵大学时便翻译了默里（D. L. Murray）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书，于 1919 年付梓。随后，他于 1921 年负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博习西洋哲学，对黑格尔、柏格森和新实在论用力尤深。^①

^① 宛小平：《方东美与中西哲学》，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26 页。

自 1925 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不久更名为中央大学）之后，方东美广泛引进古希腊哲学思想，尤其对古希腊悲剧精神驰情甚深——见“希腊哲学之意义”“生命悲剧之二重奏”“生命情调与美感”“哲学三慧”等文，并对《悲剧的诞生》一书的作者尼采大表赞赏。在这个阶段，方东美虽曾提及怀特海，但对他而言，怀特海的重要性并未超过柏格森或黑格尔。嗣后，方东美虽然零星地评价过不少重要的西方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休谟、康德、叔本华、布拉德雷、詹姆士、杜威、桑塔耶那、罗素、卡尔纳普、胡塞尔等人，但他仅对黑格尔作过系统评述。^①整体观之，在方东美对西方哲学家的评价中，怀特海究竟占何种地位？殊难论断。然而，方东美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中首先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注意到怀特海哲学并以“机体主义”一词名之者。^②尤其到了晚年，他在讲述《华严宗哲学》时特别指出，应对华严宗哲学与怀特海进行系统比较。本文对旧作方东美部分的不足之处作相关补充，以更完整地说明他对怀特海的评论，以见当代中国哲学家在引进西方哲学之一端。

一 民国初期引进怀特海

早于 1927 年，方东美在《哲学思想缘何而起》第一章中首次提及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中的论述“数学的真确性只依据它的完全的共相。”在论及数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时，怀特海主张，数学是排除所有殊别事例的纯粹抽象之域；数学的确定性有赖于其完全抽象的通则性（generality）。数学的抽象分析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方东美引述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第二章中提出的三个步骤：一是运用数学方法分析世界，应直接体会经验的内容，认识殊相，欣赏它的具体价值，明其个性之所在。二是将感觉物象一步一步地抽象化，使其个性于具体境地之外也得到超然表现。三是确定绝对通则条件，使物象的特殊关系有所依据。这些条

^① 方东美：“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载《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0 年版，第 159 页。

^② 沈清松：《中国历代思想家：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55 页。

件应用甚广，能说明自然的流变和原理。这正是怀特海对心灵分析作用所作的描述：心灵首先着重的是经验内容的直接美感欣赏，包括其当下的具体价值在内；其次是对殊别事项的抽象作用；其三是理会满足经验中各种事物的殊别关系的通则条件。这是怀特海将其数学经验应用于认知心理分析，说明心灵如何由具体事物逐步走向抽象通则。

方东美还引述怀特海之说指出，“三百年来科学的宇宙观完全集中于唯物论的信仰。世界上只充斥了时空的物质是颠扑不破的。这种物质本身是无感觉、无价值、无意义的，只在机械的系统中，遵守数量的、因果的定律，不断地流动着。”接着，他在“科学的宇宙观与人生问题”一文说，“过去三百年间，西洋科学思想之精彩尽在唯物论”，并引用怀特海的说法：“科学宇宙论横亘这个时期，贯注一切。它把充塞空间、浑浩流转、简约朴素的物质看作最后的事实。这种物质本身是无意义、无价值、无目的的，辟然动，翕然止，都谨守固定的常规，遵从外在的关系，丝毫无内性流露。我所谓的科学唯物论就是这种假设。”^①由此可见，方东美最先接触的是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不过，他也提到“初性与次性分别说乃是近代科学思想之破绽。这种破绽怀特海称作‘自然界之两概观’（the bifurcation of nature）”。^②这一论述引自怀特海的另一部著作《自然的概念》。方东美在批评近代科学唯物机械论的宇宙观时指出，近代人自从跳出物格化、阶级化的宇宙观的圈套之后，便负有两种重大的使命——求平等，争自由。而所谓自由就是依据继续不断的创造，把宇宙人生引到高妙的意境里，才能显现他们的实性实相。宇宙本身无处不表露新奇的事实。借用怀特海的妙语说，伟大的自然就是一种“创进”（creative advance）。^③“创进”的概念首见于怀特海的《自然知识原理探究》一书，但方东美显然并没有看过这本书，他提及怀特海的“创进”概念可能仍出自《科学与近代世界》。

二 “自然两概观”与“具体性错置”的谬误

在谈到科学唯物论是齐物论即将抽象的数学方法应用于含德至富的真

① 方东美：《人生哲学讲义》，时英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②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虹桥书店1965年版，第177页。

③ 同上书，第209页。

实世界时，方东美说：“近代物质科学之全部，都有一种偏重抽象遗弃具体的错误。这便是怀特海所谓的“具体性错置”（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的论过。”^①他在稍后的“生命悲剧之二重奏”一文中对此做了进一步说明：即就巴洛克科学本身的系统着想，我们亦可发现一种破绽，这便是怀特海所谓的“具体性错置”谬误。原来，17、18世纪的科学家要把自然界化为绝对单纯的系统，遂依据抽象法，假定物质之质点各于时空间架上，占有单纯位置。结果，竟误以为在一个空间或时间焦点上，物质集聚为孤立的系统，和其他时空系统或物质定型渺不相涉。如是，则宇宙任何物质系统仅由许多个别单位空间上之局部事变积迭而成。我们如欲解释这局部事变，只须就其本身及其时空近邻着想，厘定律律，不必连累兼顾任何别种物质系统或时空间架。此种极端抽象法之应用，诚赐予近代科学许多方法的便利，但不久即超越它的适当范围，把自然界之具体内容，逐渐流为枯竭的幻境了。^②

这是说，怀特海认为，17世纪科学兴起以来，科学家将自然抽象化为时空各自孤立的质点的聚合，把具体的自然误认为抽象的物质系统，以致造成“具体性错置”的谬误。方东美在“生命情调与美感”一文中引用怀特海的言论说明，近代科学将自然数学化也是极端抽象化的做法：“善哉怀特海之言曰：吾人究心数理科学，所欲探索者数也、量也、几何也，降及近代，秩序之抽象观念也，纯净逻辑关系之种类也。数学之要义在舍一切个别事物而高谈玄理，执实物之貌相声色以衡数学真理，不尽其趣矣。是知纯数学者，一极端抽象之理境也。”^③

以上引论文分别收在方东美的名作《科学哲学与人生》和《生生之德》之中，是少数他生前便已出版的论文。这些文章主要引用的是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和《自然的概念》。他还零星地提及怀特海的《数学导论》《符号主义：其意义和效用》《自然和生命》等书。大致而言，方东美首先注意到怀特海对于在自然数学化和原子论影响下，现代科

^①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虹桥书店1965年版，第227页。怀特海批评科学唯物论预设“简单定位”（simple-location）的物质概念，是高度抽象化作用的结果，如果误将这抽象的物质概念看作具体事实，则是犯“具体性错置”的谬误。（俞懿娴，2002）。

^②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虹桥书店1965年版，第344页。

^③ 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25页。

学提供的宇宙自然观不免趋于高度抽象，以致产生认知的谬误，即“自然界之两橛观”和“具体性错置”的谬误。同时，他还用怀特海“创进”的概念说明人类追求自由的真谛，这正是怀特海晚期哲学思想核心之所在。

三 中国人的宇宙观

怀特海主张宇宙是创进的过程，并批判了科学唯物论的宇宙观，使其哲学一方面与中国先哲的宇宙观交相辉映，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分析中国先哲的人生哲学及其广大和谐的宇宙观何以和科学唯物论与机械宇宙观互不相容。方东美观察到了怀特海的这些优点，认为科学的宇宙观以物质为无量微粒的抽象系统，以空间为无量点尘的抽象系统，时间为无量刹那的抽象系统，这和中国人的宇宙观格格不入。对方东美而言，中国人的空间是萦情寄意的艺术空间，中国人的时间是创化生生的时间，中国人的宇宙是形质有限而功能无穷的宇宙。他在《中国人生哲学》一书中根据原始儒家与原始道家的思想，比较了近代欧洲和中国人的宇宙观，并提出了三项对照。^①

第一，中国人的宇宙不是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衍的境界，他称之为“万物有生论”（或“万物含生论”）。近代科学把宇宙当作冥顽的物质系统，依机械原理而聚散离合，这虽然给科学研究以种种方便，但无法说明人生实相，更造成精神与物质之间的鸿沟。中国先哲则把宇宙当作普遍生命之变化流衍，人在其中，可依精神以寄色相，以色相显现精神，精神与物质水乳交融，毫无间隔。

第二，中国人的宇宙是冲虚中和的系统，其形质有限，但功能无穷。近代科学视宇宙为无限的物质实体，其间唯有机械因果的关系。前者着重的是宇宙的功能性，后者着重的则是宇宙的实体性。

第三，中国人的宇宙有其道德性和艺术性，故为价值之领域。近代科学视宇宙为自然现象，只有事实、没有价值。

综上所述，怀特海的宇宙观确实和方东美有相契之处。怀特海不仅一

^①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15—22、113—126页。

再批判科学唯物的宇宙观，而且肯定自然与美感价值须臾不能分离。他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举 19 世纪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和华兹华斯的作品作为人的美感直觉和科学机械论不合的见证。^①方东美引其言道：“怀特海在其近作里亦说：‘如果以诗意解释我们的具体经验，便知价值，价值，有价值，自身为目的，内在的意味，对于任何实事实相之解释，都是不能遗漏的。价值一辞所指者便是事情内在的真相。价值的因素简直充满了诗的宇宙观。’”^②

1960 年，方东美在任美国密苏里大学客座教授时发表的“从比较哲学旷观中国文化里的人与自然”一文中明确指出，西方人观念中的自然是没有价值意义的物质素材，也是纯然中性的机械宇宙秩序，与中国人的自然观颇不相同。对中国人来说，“自然是宇宙生命的流行，以其真机充满了万物之谓。在观念上，自然是无限的，不为任何事物所拘限，也没有什么超自然，凌驾乎自然之上，它本身是无穷无尽的生机。……人和自然也没有任何间隔，因为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也是融为一体的。自然顾名思义该是指世界的一切。就本论来说，它是绝对的存有，为一切万象的根本。它是最原始的，是一切存在之所从出。它就是太极，这前缀见之于《易经》一书中，《易经》上认为太极能生天地，又能递生天地之间的一切。……宋代理学家更进一步发展为无限的天理，为万事万物所遵循而成就最完美的秩序。从宇宙论来看，自然是天地相交，万物生成变化的温床。从价值论来看，自然是一切创造过程递嬗之迹，形成了不同的价值阶级，如美的形式，善的质量，以及通过真理的引导，而达于最完美之境。”^③

可见，方东美心目中的中国自然观近乎柏格森的生机论而非唯物论，是一种功能论而非实体论，是一种自然论而非超自然论，是一种创化论而非机械论，同时也是一种贯穿本体论、宇宙论和价值论的机体论。如此，方东美的宇宙观既肯定有一切所从出的“太极”，有“完美的秩序”，又肯定有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自然，当可视之为柏拉图宇宙论和怀特海机体论

^①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7, p. 87.

^② Ibid., p. 93.

^③ 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0 年版，第 276—277 页。

的结合。而在宇宙既是事实又是价值的立场上，方东美与怀特海也不谋而合。稍有不同的是，怀特海的宇宙论以上帝为中心，而方东美则承中国传统，以人为中心。

四 哲学三慧与反二元论

身为学贯中西的当代中国哲学家，方东美认为，给予中西文化适当的评价是哲学的重要功能。他曾提及，怀特海“探索近代科学思潮之来源，共得三种：一、希腊悲剧里的命运说；二、罗马法之威权；三、中古时代人类崇奉天神的理趣”，^①这也是他引自《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的说法。怀特海在分析西方科学思潮的历史渊源时，首先提及希腊悲剧文学的影响。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概念成为现代思潮中的自然秩序，而悲剧作家对英雄事迹的专注成为现代人专注重大实验的榜样。其次，到中世纪，古希腊悲剧作家的“道德秩序”和“自然秩序”的概念被斯多噶学派所取代：神灵敕令万有必须遵守神定的法则。斯多噶学派传播这种神圣法最有效的途径是透过罗马律法。其三，科学不仅要求一般意义的事物秩序，还需要追求精确的习惯。因此，中世纪哲学对科学运动的最大贡献正是坚信所有细节的发生必有以特定普遍原则显示的相关的先存事件。这一信念的基石正是中世纪人们对于上帝理性的坚持，而探索自然的结果恰可坚定人们对于理性的信仰。^②

在此，怀特海区分了三种西方文明形态：古希腊悲剧哲学、中世纪神学（含罗马律法）、近世科学。受此影响，方东美在“哲学三慧”一文比较了古希腊、近代欧洲和古中国的文化精神，认为古希腊以“如实慧”演“契理文化”，近代欧洲以“方便巧”演“尚能文化”，古中国以“平等慧”演“妙性文化”。^③这些术语虽然充满佛学色彩，但仍可表达方东美对这三种文化特色的观察。古希腊文化崇尚理性，以智慧观照实相，是西方哲学的起点。近代欧洲文化以科学之知挟技术之功，探索自然，发展科

①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虹桥书店1965年版，第141—142页。

②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7, pp. 10-12.

③ 方东美后来增举了印度文化，并以其慧种为“功德慧”的展现。如此，“哲学三慧”便成了“哲学四慧”。方东美：《人生哲学讲义》，时英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3页。

技，强调知识就是力量。中国先哲思想倾向和平中正，雅好追求精神价值，反映出中国文化以人为本、尊道贵德的特性。方东美对这三种文化做了概括性的评析，同时认为近代欧洲文化的发展颇有不尽理想之处。他指出，近代欧洲流行的学理，如初性与次性、经验与理性、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机械、心灵与物体、现象与物自身、表相与实在、物质与能量、时空连续与断续、因果与反因果等种种两分，造成西方思想陷入各种矛盾对立的二元论而难以自拔。^①在方东美看来，怀特海反对初性与次性的二分，正可破除西方哲学传统好尚二元论的弊病。

在这个阶段，我们还不能说方东美对怀特海情有独钟，因为他常将怀特海与柏格森相提并论，甚至将怀特海列入受到黑格尔影响的学者名单之中。他在“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一文中认为，黑格尔哲学在英意两国对格林、贝克莱、鲍桑葵、怀特海、克罗齐等人所产生的影响，更不待说。^②然而，怀特海或许透过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思想间接地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却不能说他也是新黑格尔主义者。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自己读不进黑格尔的著作，他的哲学也反对绝对唯心论的主张。他与黑格尔在某些理念上是一致的，如认为宇宙是有机整体、自然是过程，等等。然而，黑格尔主张绝对唯心论，方东美主张机体唯实论，两人的基本哲学信念差距甚大。^③

五 中晚期的发展与机体主义

1964年，方东美在“中国形上学中之与宇宙与个人”一文中，采取怀特海“机体”之意，提出了机体主义概念。这一概念可能取自《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怀特海曾提及的机体机械论，也可能取自《过程与实在》里所说的机体哲学。怀特海在引介这个概念时说：“在哲学理论中，那普遍的‘终极’皆因偶然的事物而得以在时空之中实现。只有透过偶然的具体实现，这‘终极’始得其特征；离开了偶然的事物，那‘终极’便

① 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37—158页。

② 同上书，第163页。

③ 俞懿娴：《怀海德自然哲学》，正中书局2002年版，第314页。

失去了‘实现性’。在机体哲学中，那‘终极’可名之为‘创化’，而‘神’是其原初的、非时间性的偶然特征。斯宾诺莎或者绝对观念论的一元论，以‘终极’是神，而‘绝对’成为神的同义辞。在这一元论的架构下，那‘终极’被视为最终的且超越的实在、超乎任何偶然的事物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就这一点而言，机体哲学采取的立场似乎更接近某些印度或者中国的思想，而不接近西亚或欧洲的思想。印度或者中国的思想把过程看作是终极的，西亚或欧洲的思想把事实看作是终极的。”^①

《过程与实在》是怀特海哲学的灌顶之作，他坚持西方思辨哲学传统，企图推演出一套“诠释所有经验元素的、融贯的、逻辑的、必然的观念体系”，以化解自科学兴起以来西方文明中宗教与科学、人文与自然、心灵与物质之间的冲突及其衍生出的种种二元对立。根据他的机体哲学，过程即是实在，一切实实在无不处于变化生成之中。生成过程是潜存与实现、心极与物极、机械因与目的因聚合创造的过程，其中所有成分与元素无不彼此交相关联，形成有机整体。如此，怀特海的机体哲学便和方东美所说的中国哲学是一种“既超越又内在的形而上学”的看法十分接近。

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一方面深植于现实，另一方面又腾冲超拔，入于理想之胜境；同时摒斥二分法，否认二元论为真理。中国哲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体用一如”“变常不二”“现象即本体”“刹那即永恒”，适足以藉“机体主义”的观点解释之。消极地说，机体主义否认心物分离，各处孤绝的系统；否认大千世界可化约为机械宇宙；否认宇宙是封闭系统，没有创生变化的可能。积极地说，机体主义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万象，而一以贯之；当其观照万物也，无不自其丰富性与充实性之全貌着眼，故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不落于抽象与空疏。宇宙万象，蹊然纷呈，然就吾人体验所得，发现处处皆有机体统一之迹象可寻，诸如本体之统一、存在之统一、生命之统一、乃至价值之统一……，等等。进而言之，这批纷杂陈之统一体系，抑又感应交织，重重无尽。如光之相网，如水之浸润，相与洽而俱化，形成一在本质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

^①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Edited by D. R. Griffin and D. W. Sherburne, corrected edition, New Yor, Macmillan Company, 1978, p. 9.

统贯之广大和谐系统。^①

方东美这里提出的机体主义，虽不能肯定地说取自怀特海的机体哲学，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颇有交会之处。方东美说，机体主义植基于现实，而又入于理想，有如怀特海以“具体经验”为起点，提出“永相”的概念，以发展他的描写形而上学（descriptive metaphysics）。方东美观察到“近代怀特海的思想，认为价值不但有理想性，而且有现实性。把现实界与永恒界联系起来”。他论述了非自然主义价值哲学的三种形态：一是柏拉图认为宇宙居于下层，是无价值的；二是从莱布尼茨到康德区分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无价值的现象界和有道德艺术的本体界；三是黑格尔区分最高善和历史世界。方东美认为，这些形态无法联系理想与现实，唯有怀特海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三种学说的困难。^②柏拉图肯定现行世界之外另有独立的理想世界，造成现实与理想的二分。这一困难柏拉图在晚期语录《巴门尼德斯篇》中已经反省到了。嗣后，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以批判柏拉图的理型论为哲学发展的起点，皆因柏拉图主张有脱离现行世界的价值体系，而现行世界的价值与实在性衍生出自我超越的理型。柏拉图区分实在表相的二元，造成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莱布尼茨和康德追随其后，前者区分实在单子与现象世界，后者则造成了现象与物自身的鸿沟。因此，方东美认为，这三种形态的价值哲学均不可取，唯有怀特海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方东美以机体主义否定二元论，怀特海机体哲学的特征正在于打破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概念，如实体与属性、实现与潜存、因与果、心与物、主与客、不定与决定、消亡与不朽、实在与表相、个人与社群、整体与部分、内在与超越、连续与断续等。方东美旨在以机体主义统摄万有，怀特海则认为宇宙自然是由交锁关联的部分构成的整体。他们都同意自然是创进不已的过程，在时空之中，一切实在既彼此交感，又各自创生。怀特海用“摄入”“合生”“契入”等概念描写方东美所说的“感应交织，重重无尽”“彼是相因，交融互摄”等创进过程的种种情节，方东美则一再强调中国形而上学不是超自然的形而上学，而是超越又内在的形

^① 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48页。

^② 方东美：《人生哲学讲义》，时英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

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透视宇宙全体，注重机体的统一，避免孤立主义与抽象分析造成的弊病，因而是机体形而上学。这种机体形而上学视宇宙为整体，贯穿本体论、宇宙论与价值论，使宇宙真相透过艺术、道德、宗教的生命境界得以彰显。^①

六 《易经》与华严宗哲学

方东美特别阐发了儒家形而上学。根据《易经》，其要义是：①以宇宙自然为创进不已之大生机，所谓“生生之谓易”也。②提倡性善论之人性观，以尽善尽美为人格之极致。③形成一套价值总论，使相对差别价值，含章定位，统摄于至善。④形成一套价值中心观，以肯定一切实在之全体大用。在这种儒家形而上学中，宇宙是基于时间、生生不已的创化过程，而个人是参赞化育、践形尽性的“时间人”。^②方东美在《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中指出，中国哲学从春秋时代起便是一套生命哲学，生命不仅是动植物和人类所有，甚至存于“物质的机械秩序”之内。原初存在乃是生命的存在。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发展的宇宙观是高度抽象的体系，而中国的本体论是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把一切集中在生命上。生命活动依据道德的理想、艺术的理想、价值的理想，在创造的活动中持以完成。因此，《周易》不仅是一个本体论系统，更是以生命为中心、以价值为中心的本体论系统。^③

根据《周易》，时间是儒家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这正与怀特海的过程与创生思想相符合。方东美一再说，西方在柏格森、怀特海之前不注重时间观念。他指出，《周易》采取了春秋时代的时间观念（如管子所谓的“轮转而无穷”），强调时间的重要性，因此在许多卦中一再提到“时义大矣哉”。但在西方，时间观念从一开始就不被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重视。到亚里士多德和赫克拉利特谈论宇宙变化时，才比较重视时间观念。西方人一向认为，在时间变化之流中的事物缺乏实在性，时间之为过

①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23页。

② 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89—290页。

③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158—161页。

去、现在、未来的前继后续，恰可以空间的架构加以囊括。如笛卡儿、牛顿等人皆把时间看作如空间一般安放物质的架构，这便是柏格森所谓的“时间空间化”，使时间丧失了其地位。^①方东美因此肯定柏格森的创化论和怀特海哲学是重视时间的，认为西方哲学可分为两大派：一是本体哲学；二是功能哲学，后者把时间看得很重要。他提及，要说明存在，必须通过柏格森到怀特海，再至近代哲学家斯普朗格（Spranger）等，重新回到黑格尔哲学，从时间来看历史哲学。^②这一提纲式的说法究竟何意令人难解。如何通过柏格森到怀特海再到斯普朗格（强调横切面的人生形态）、回到黑格尔（强调纵贯面的历史发展）？但是，方东美肯定柏格森和怀特海的哲学是重视时间的功能哲学，当无疑义。

与此同时，方东美开始注意华严佛学的思想，并从杜顺、智俨与法藏等人提出的三重观门（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抽绎出三大原理：相摄原理、互依原理、周遍含容原理。^③他认为，华严宗哲学富含机体思想，可与怀特海的机体论相提并比。在论及华严宗哲学时，方东美指出，西方哲学中的经验论限于“遍计所执性”，而二元论又陷于“虚妄分别”。唯心论不免于“我执”，唯物论不免于“法执”。除非像怀特海一样修正这些思想，否则不能解决问题。当怀特海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时，他研究的对象是科学的客观世界。但是他说“自然对心灵是封闭的”，等于说科学即使发展到很高阶段仍是孤立的思想体系。不打破这种孤立系统，科学就不能与哲学联系起来，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学与心理学都联系不起来，又怎么可能狂想出科学主义压倒一切哲学？所以，怀特海首先要打破孤立系统的观念，使各个学门相互联系起来，才可能产生机体论。方东美进而指出，应该对“怀特海的机体论和中国的华严宗哲学做一个本体论上的比较，方法学上的比较，概念上的比较，思想范畴的比较，整个理论系统的比较。假如你要真能得着这个结果，那么 You will cut yourself a great figure in philosophy.”^④

怀特海所说的“自然对心灵是封闭的”究竟何意？或许我们不同意

①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161—163页。

② 方东美：《人生哲学讲义》，时英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9页。

③ 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13页。

④ 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411—413页。

方东美的看法,^①但对于他指出怀特海机体论的目的在打破孤立系统的思想,联系各门学问,当可赞同。他认为,如果能比较华严宗哲学和怀特海哲学,在哲学上必有重大贡献,也激励着后学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七 机体主义与王阳明

1972年,方东美发表“从历史透视角阳明哲学精义”一文,以机体主义诠释阳明心学。他指出,机体主义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与特色,其思情形态或为旁通统贯的整体,或为完形统一之结构,深蕴于中国先哲之胸臆。机体主义否认人与自然对立,更否认人性与宇宙为停滞不前的封闭系统。举凡实在、存在、生命、价值之丰富性与充实性,皆统摄于彼是相因、交融互摄、价值交流之广大和谐系统,且一以贯之。方东美认为,这种机体主义为早期哲学家的结论,并成为王阳明思想的起点。对王阳明而言,由于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件”,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他的机体主义遂表现为极复杂的概念,如实在之统一、存在之统一、生命之统一、价值之统一等,皆含摄于一心之中,于是成为唯心一元论。在统摄万有的一心之中,心外无物,存在即是价值。价值与存在同以心为支点,且统于至善。又心即理也,心外无理,以此心乃惟精惟一,放之则弥于六合,无所不赅。又心即性也,性即天也,心物同源,而致格无间。知行合一,也是阳明的统一动机与行为的重要学说。方东美说:“阳明将身、心、意、知、物,统化为一件,视为浑然一体,不可分割者,以揭示其机体主义立场,充分发挥为机体统一论。”^②

这里,方东美以机体主义诠释王阳明的唯心一元论,并非改变他原本反对的二元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立场;只是提炼阳明心学中的机体思想成分而已。事实上,怀特海的机体哲学固然以批判科学唯物论为起点,但也力求避免陷于唯心论,尤其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序言中说,绝对唯心论以神或绝对作为终极者。

^① 事实上,怀特海说“自然对心灵封闭”,并不是认为自然是个孤立的系统,而是指自然是独立于心灵的客观实在。(俞懿娴:《怀海德自然哲学》,正中书局2002年版,第211—220)页。

^② 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373页。

在一元论架构下，终极被视为最终的、超越的实在，超乎任何偶然的事物，这在怀特海看来是不恰当的。机体哲学中的终极是创化，而不是绝对精神。在创化过程中，创化内在于所有偶然事物中，而非超越偶然事物之上。方东美将王阳明的唯心一元论视为机体主义，这立场更近乎黑格尔与布拉德雷，而不是怀特海。然而，这不应当被视为方东美全然赞可王阳明唯心一元论的证据。

八 中国哲学与怀特海

方东美对怀特海哲学的了解主要根据的是《自然的观念》和《科学与近代世界》，而非《过程与实在》。即便如此，方东美仍以他的智慧洞见，看出怀特海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至少有两个会通之处：第一，怀特海视自然为创进过程与《易经》创化生生的哲学思想，两者是相符的；第二，怀特海的机体思想与华严宗哲学在本体论、概念范畴与理论系统上，有相似之处。因此，怀特海的机体论启发方东美提出了机体主义的理念，用以说明中国哲学乃“机体形而上学”。方东美认为，王阳明的唯心一元论也属于机体主义。然而，就方东美站在生命哲学、功能哲学和价值哲学的立场始终将柏格森和怀特海等量齐观看来，怀特海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没有取得最重要的地位。这最明显地见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一书，方东美曾区分狭义的周易哲学和广义的周易哲学：前者专就《周易》的符号系统如何完成、文字如何解释来说明《周易》，如王弼、韩康伯、孔颖达、虞廷所做的工作；后者则在阐发《周易》形而上学的哲学内涵。他说，研究《周易》不仅当讲狭义的周易哲学，同时也应讲广义的周易哲学。以周易纯粹的儒家思想来贯通佛家华严宗的思想，同时多方面地贯通近代法国柏格森的思想。方东美所指示的这种中西哲学综合研究的方向，深深影响了他的门人程石泉，使他对发掘怀特海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的相通之处深感兴趣，使怀特海成为联系中国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重要管道。